皇明政要

政要新刻序

文以載道而道為致治安民之具也稽
之往古堯文煥乎其有章周官百法之
兼備作範於中以立斯極固有自矣若
陟降可依尊崇有據秩然
一代家法為
聖子
神孫家國天下所當敬承而世守者哉

太祖高皇帝下逮
英宗烈聖作述之間謀謨議論備輯於
皇明政要者如綸如綍舉切經緯百五十
餘年澤被窮方威加海外昇平如一日
者皆是道也三代享國之長莫如有周
故下武之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又
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仰惟
高皇帝以聖文神武肇造於先有

文

仁

宣

英中宗之睿哲緝熙於後誠哉度越有周而

世有

哲主矣嗣是而又

憲宗承之以純

孝宗繼之以敬今

天子敬
天法
祖修文講學如旭日之始升誠共
世德作求永言配
命矣生斯時者際
國運之隆昌感遭逢之特異讀政要以思
列祖之功追
世德以迓時雍之福寍無下武詩人作孚

萬邦於萬萬斯年之願耶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夏商禮樂
至周大備而我
國家則又監於往古取法成周斟酌而一
之者也以故
聖謨洋洋自
宮闈以及禦戎近無遺而遠無不備布之
方冊偉顯哉縣垂光被八表措之行事

實用如粟帛恵及無疆公卿大夫與經
生儒士不可一日而不佩服與典謨訓
誥相為並用者矣用是求善本而較是
之鋟梓以廣其傳于此而略有憾焉者
成化初治
重熈
累洽之蹟藏之
秘府未覩其全昔司馬遷作楚漢春秋而

彪續之班彪作列傳其子固成之茲
欲續婁氏父子之功以勒成百五十年
之大典金誠有深望矣是為序
嘉靖五年丙戌孟冬月下澣奉
敕巡按兩淮監察御史臣漢陽戴金謹書

皇明政要表

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臣婁性

奏爲進書籍事臣父諒自幼志在學道博通經史并諸儒性理等書領鄉薦後以學識未充十年不出後授四川成都府儒學署訓導歷俸三月爲因多病母老即告致仕讀書養母以居敬窮理爲心躬行實踐爲事而於經史等書多有著釋編集聖賢經傳之有裨於心學者名曰心學要語自爲之序今臣將平昔所聞爲之集撰以圖報稱及逢成化年間伏覩

憲宗皇帝御製貞觀政要序未嘗歎羅以爲

朝廷學古圖治

宗社主鬯之慶也乃謂臣曰貞觀

祖宗御製書并先正宋濂等文集所載洪武初年至天順

末年

一祖四宗政治及接賢臣問答之言實與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先後一揆誠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乃照貞

觀政要格式定四十篇目一曰尊德性二曰道問

學三曰端好尚四曰戒嗜慾五曰畏天戒六曰悲人

躬七曰崇正道八曰闢異端九曰遵
成憲十曰重
儲貳十一曰立孝敬十二曰溥仁惠十三曰親儒臣
十四曰敬耆宿十五曰開言路十六曰樂改過十七
曰審興替十八曰辯賢邪十九曰公薦舉二十曰慎
銓衡二十一曰明賞罰二十二曰嚴考課二十三曰
興學校二十四曰育人才二十五曰表忠節二十六
曰厲風教二十七曰正法令二十八曰恤刑獄二十
九曰勤政事三十曰節財用三十一曰却貢獻三十

二曰節徵歛三十三曰課農事三十四曰賑荒歉三十五曰脩武備三十六曰儆無虞三十七曰定禮樂三十八曰謹祭祀三十九曰固封守四十曰禦蠻夷令臣將各書依類編集中間裨補以盡餘忠臣編集二十餘年方得成帙共四十篇四百五十二條又況先任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今陞太僕寺少卿儲巏校正字畫差訛不意臣文物故其以尊德性道問學爲

祖宗政要之篇首者非無意也蓋謂尊德性所以存心

問學所以致知二者乃聖學之梯航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與爾書之博約虞書之精一孔子之一貫同一旨意爲體存心則約知至則博約斯可一博斯可精一則一矣精則貫矣心存知至則德脩道凝王天下之本已立故於三重可以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政豈能外此以爲要哉臣父從事理學辛勤四十餘年其所得如此臣不敢隱昧僭欲具其所學並前二書上達

講帷以效野人獻曝之誠未敢輕易效臣年將六十筋力向衰痰氣時作已成痼疾難堪任使故不以干進為嫌謹具本并封

皇明政要心學要語集釋二書暨今義男專役賫捧以

聞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右謹奏

聞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臣費愷謹上表

皇明政要目錄

臣[illegible][illegible]謹撰

卷之一

尊德性第一

武五年冬十二月

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所以致雍熙之治後世鮮能此道處事之際欲求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洪武十年冬十月

太祖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親幸其中召學士宋濂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如魚之在井雖未免不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凡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卻聽上契冲漠體道迎神誠一非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如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

原缺

惓誠意懇至

東宮每動容稱敬

太祖嘗顧問曰汝何官彥良對曰正字

太祖曰否汝帝者師也彥良辭謝不敢當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宋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庶吉士解縉應制

上疏曰

陛下孝奉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

本合心者治民之本

太祖嘉納其言擢監察御史

洪武十年十二月宋濂致仕回獻書於

皇太子曰古聖人有言曰爲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

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
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
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太祖覽書喜甚召
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之侑以文綺
永樂二年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
講義
太宗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

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太宗謂皇太孫曰讀書當求大義不可效書生循行數墨徒費精神出閣未幾問帝王心法太孫以精一執中對大稱旨

撫州處士吳與弼潛心六經淹貫子史動遵古禮不求仕進授徒千數惟從事乎居敬窮理之學

[illegible]勑開之遣行人禮聘
教曰渴望來儀以資啓沃與聯赴聘延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諄復乎誠意正心之說極蒙
寵賚授左春坊左諭德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既而獻十
策其一曰隆
聖德臣聞湯武於盤盂几杖刀劍戶牖莫不刻銘以致戒
是以聖德日躋孔子贊易之辭曰日新之謂盛德書
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孔子
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伏願

陛下法成湯不自滿假之心體大易終日乾乾之意將見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惟

聖明留意為天下幸甚

上深嘉納諭之曰嘉猷貽朕足見忠愛復遣行人送歸

道問學第二

丙午年五月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

爲文章或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
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
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
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
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褘等進講大學傳之
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衆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否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太祖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宋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太祖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一日

太祖御西廡大臣皆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太祖謂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俯頓

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洪武四年九月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

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爲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太祖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釋兵權則宋之天

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
社稷澤及生民豈可以忌刻名之

大學士李賢曰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辯說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

學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
爲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
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
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文華殿講義
太宗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
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之治修諸身施於家國天下者
皆大學之理

太宗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董學於漢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所以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製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永樂四年四月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太宗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二年七月

仁宗在東駕爲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爲說講畢召問士奇曰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

仁宗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對

仁宗悅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內閣之
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
金幼孜閱春秋士奇閱易

永樂二年七月

仁宗在東宮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
日諭楊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
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
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

皆苟而已

仁宗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

永樂十五年

仁宗在東宮卜筮尊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楊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

仁宗悅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脩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

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仁宗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

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以進

仁宗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便殿寢室各置一

本得備觀覽

宣德四年二月

宣宗覽歐陽脩文至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

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夢想賢輔未得說築傅

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

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澤垂後世誠千載奇
逢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
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必生賢
哲為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
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賢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為
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宣德六年三月

宣宗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講大學平天下章
竟

仁宗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何必暴征橫歛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禍戒此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肇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

艱難為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

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厲爾其書於圖之右

宣德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

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

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宣宗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

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宣宗笑曰御等亦當以直言朕不爲忤

正統元年二月大學士楊榮與英國公張輔等三

大臣建議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詔可其奏且命精選儒臣以充講官擇

敕勉諭曰朕祗奉

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不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

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

坊儒臣入內直侍講夫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
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
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明之於心誠之
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
天順五年正月
英宗召學士李賢謂曰朕一日間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

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英宗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好玩味

聖資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英宗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

聖諭帝王脩身齊家以大動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

貴乎體而行之

英宗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

王之學不在寫字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

泰全然不理政務或有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

文武大臣未必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太平

皇明政要卷之二

端好尚第三

甲辰二月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爲非者是何也有仁義以爲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傚爲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與桀紂忽

是而亡今天下紛紛靡有定徒恃一己智力之私而
戕賊於民者豈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
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吳元年夏四月

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
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
豈不定於一乎

洪武元年五月

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詭惑之事雖憑幽怪之説易惑在謹其所好

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

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也

洪武元年六月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

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
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
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
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也
洪武四年秋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奢侈誇以飾虛名
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

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王旦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肯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由意迎合苟圖媚悅競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儒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

神孫萬世之謨訓也

永樂七年

今存東宮贊等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顧楊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

人無益之詩不足爲也

仁宗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士奇對曰帝王

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特其餘事

今

陛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不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

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

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辯於此

仁宗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材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所言切理多見從答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嘗曰爲治不本此書雖獲小康苟爲而已於春秋歎曰先王之禮壞此書所由作也學問所得必見諸行事爲文章不事雕飾達意而止贊善王汝玉嘗言作詩有法

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

上無他嗜好惟留經籍諸書置宮閒暇手不釋卷被服寬

博類儒者

宣德八年正月

上燕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今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稅足

以致富庶興舉學校惇崇孝弟足以立教化故不必

盡合古制

戒嗜欲第四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

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耶

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竊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

孟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令左右碎之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内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六年春正月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

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
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況
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
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二年十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
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

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君人之量

永樂二年十一月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後召御馬監官責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

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稍違不令朕知
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永樂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趙彛奏山西民言介休縣
出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倖覬小人不可聽數年來災荒百姓困苦未得
休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
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捽出之
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英宗諭學士李賢曰朕一日之間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

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
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
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
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

皇明政要卷之二